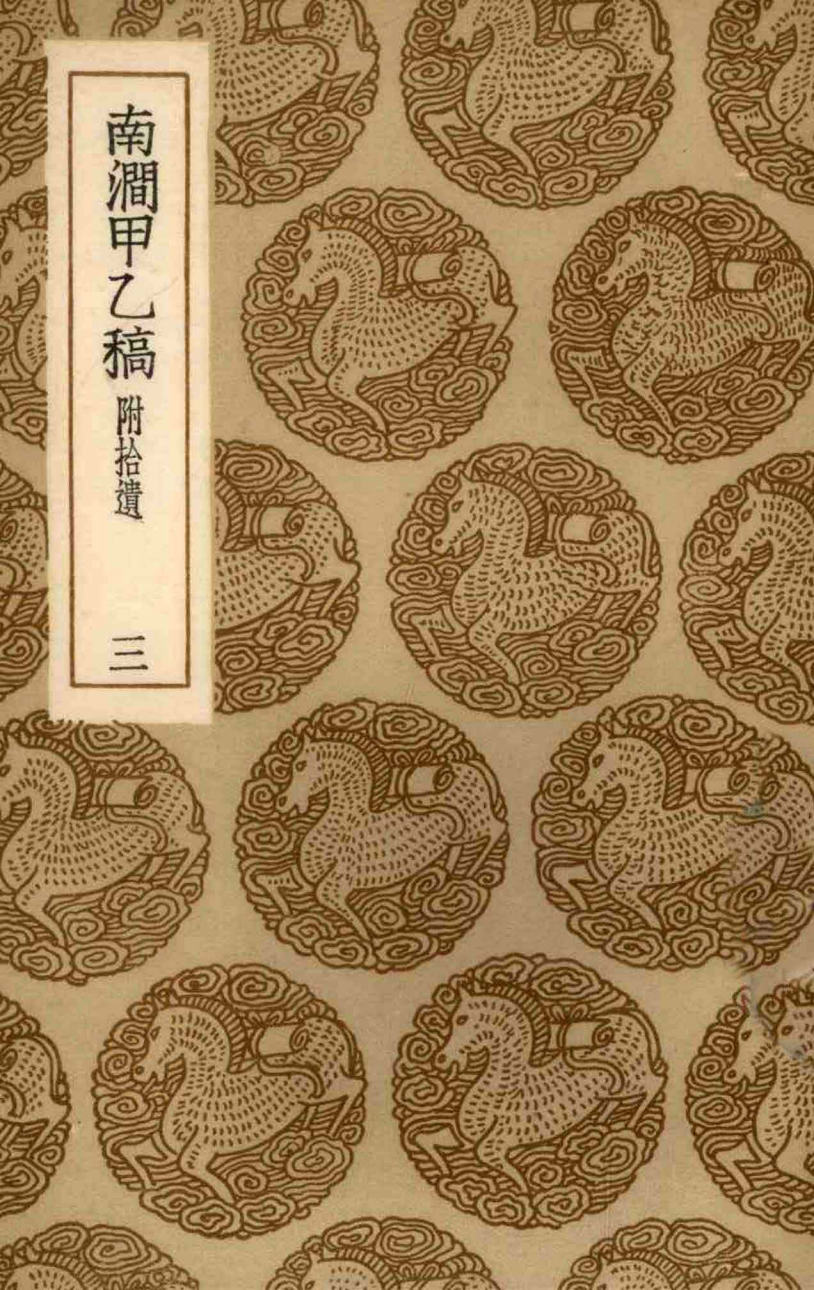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三





南 澗 甲 乙 稿

附 拾 遺

(三)

韓 元 吉 撰

南澗甲乙稿卷十

劄子

論銓試簾試劄子

檢准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敕。臣僚劄子。節文。銓試之弊。甚者身不至場屋。賂他人冒名入試。無以辨其真僞。而又門禁不密。有自外傳藁本而入者。欲望明詔有司。程文以經義詩賦時議爲去留。刑法以律義爲去留。其合格者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批書印紙。令吏部覆試。依太學簾試諸生法。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緣當年銓試。在上件指揮之前。未曾舉行。今來銓試在近。合行申明。本部照對銓試出官人。已有節次。申嚴指揮。每二人取一人。不許用恩例免試。其考校去留。門禁不密。合係類試所施行。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已有現在條法外。覆試一節。緣本部係銓選注擬之地。日逐官員參選銓量引驗。事體不一。卽與太學專一教養士子官舍不同。難以簾試。欲移就別所引試。則參選人數先後不齊。使同再試。致施行未得。竊詳臣僚所請。止爲冒名入試之弊。其冒名就試。代筆傳義。自依貢舉條制。並許人告。同保并保官及官司書鋪知情者。各與同罪。同保人永不得應舉。及乾道四年。申明指揮。不得射保。引試日。試官于簾前引問。代筆人并令人代者。同保人降兩月名次定罪。本部今措置。欲增立罪賞。卽不須更用簾試虛文。乞

自今年銓試爲始。應就試先召保識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別無違礙。至參選日。就用保官。更不再召引保。并入試日。並責書鋪識認狀。及同保互相保。委係是正身。特立賞格。許人告首。如有冒名入試之人。根勘得實。犯人與保官同保人。一例收坐。其同保人仍依貢舉法。銓試不中人。與展兩次銓試。內試中人降一年名次。書鋪重行斷罪。餘依現行條法。庶得不致冒犯。可以杜絕。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施行。

論和糴劄子

竊見近緣江西、湖南旱傷。上供米斛恐至不足。朝廷支降錢銀會子。就浙西、江東、淮南豐熟處收糴。以充大農之儲。其銀并會子。並依街市現行價數紐計。仍以足計算爲省計。非不詳盡。而州郡不能措置。漕司失于拘催。或戶部所撥錢間有未到。仍不盡時申請。例成科敷。似聞平江將諸縣每石止支錢六百文。其餘州郡有既支價錢。繼行追減數百文。以符合漕司納定之價者。每石有加耗三斗者。有依苗米例收取漕司出剩者。有尅錢四百文充水腳靡費者。此浙西之弊也。江東一石始支四貫省。近卻止作二貫省。已支者亦皆追取。而建康人戶來訴。猶是一貫省科糴一石。又聞每貫更尅頭腳等錢。此江東之弊也。舒州之民不憚千里。經省投狀乞免和糴。滁和無爲等州亦甚困擾。聞每石只支一貫五百省。此淮南之弊也。而皆妄稱係有指揮嫁怨于公上。豈朝廷和糴之意哉。欲望數奏特賜處分。其浙西諸郡須管盡數支還價錢。已支者不得追減。並不得加量耗米。及尅留水腳靡費。若江東則已減二十萬石。所支錢銀可令通融收糴二十萬石之數。亦不得輒收頭腳等錢。委朝士之在江淮者覈實。淮南米價依數支給。尤須加

意蓋淮甸邊面二稅猶不盡起。豈宜橫有科斂如此。然亦恐三路價錢。或有未敷。起綱之費。頗不能辦。卽乞降聖旨。更捐十萬緡以補之。儻有違戾。令御史臺察舉。其守令監司。悉行罷黜。以爲不恤民力。不知體國者之戒。夫江西湖南。旣已均被賑廩之恩。而浙右江淮穀賤傷農。卻蒙均糴之惠。則和氣四達。今歲之豐。可不卜而知矣。天下幸甚。

論招集歸正民戶劄子

某竊見山東歸正民戶。昨來多已充軍。或效用。後因罷兵。漸至逃竄。歲月易久。畏罪不敢首身。官司亦不捕捉。往往散在沿淮等處。亦有依託親戚。往來軍中。或每家以一兩名繫籍軍伍。自餘丁壯。依舊夾界販賣。緣此甚難關防。近聞朝廷已下沿淮守臣措置。然其間曾充軍兵效用逃竄之人。更望指揮鎮江高郵建康諸軍。密行根刷。許令自首。先次免罪收管。其在軍者。各責罪賞。供具有無。人口居外營生。如悉有之。擇其壯健。亦令充軍兵效用。使喚庶得遞相保守。緩急可用。其不係逃竄。又無兄弟親戚。已在軍中。而不願充軍效用者。方許給田耕種。或別作名色。拘管存恤。始爲利便。某比緣本寺勘鞫。察其情實。又見其人材校之江浙所招。大段不同。可惜虛棄。愚慮及此。冒昧以獻。敢乞鈞慈。特賜詳酌施行。

論差役劄子

照對某因比面對。偶及差役事。伏蒙聖問。卽嘗具奏。竊見祖宗役法。大抵詳盡。不必更改。今所患者。近年以來。官戶置田頗多。全不充役。致專役民戶而已。但令應追贈官不許立戶。更裁定限田頃畝。此弊便已。

漸革。尙有一節。須論寬鄉狹鄉。所謂寬鄉者。一鄉官戶田產少處也。狹鄉者。官戶田產多處也。假令一鄉之中。盡爲官戶。而限田。又不過數。則誰當著役。是必依舊坐困百姓。近年之弊。殊未去也。某以謂自經界以後。州縣逐鄉田畝。竝有定數。一鄉常以三分爲率。內二分是民戶。一分是官戶。則官戶于限田數外。始行差役。若逐鄉官戶田畝。稍過一分。則不復更問限田。直令與民戶通差。庶得均平。仍須嚴立罪賞。以防隱漏。此法可行於天下也。殊荷聖語開納。然某以初不預議。不敢復入文字。旣已奏陳。須至申稟。更望朝廷詳酌施行。

論諸軍冒賞劄子

伏見朝廷比脩軍政。汰揀冗籍。更易將帥。威令復振。惟是功賞一事。如出戰暴露從衛守把之類。項目頗多。昨緣將帥非人。保明奏請之間。不無僞冒。或增減功效。或添入姓名。受賂不公。任情輕重。奸弊百端。時有陳告。近據殿前司白旗子隊譚進告論魯眞等。前軍使臣張儀告論洪盛等。馬軍司左軍蔡仲告論田俊等。蒙朝廷送大理寺究治。委是告論得實。雖已將冒賞人追奪元官資。并保明不實將佐。並降官行遣外。竊慮諸軍尙有似此冒濫之人。若不措置許之自首。深恐日後告論稍多。有失行伍上下之分。欲望朝廷備坐行下三衙。并駐劄諸軍。大字出榜曉諭。逐軍寨門。如有似此功賞不實。已轉官資。或申奏未下之人。并元保明不實將佐。竝候指揮。到限一月日。許經逐軍。或所在官司。盡行陳告。竝與免罪改正。如出限不首。卻致因事發露。定將犯人并保明將佐。取旨重作施行。庶得不致引惹告訐。而軍無濫賞。有以激勵。

實立功效之人。

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緣邊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並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例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濟之數卻行取責數內情愿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卽與支破軍人請受撥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愿充效用之人卽與支破效用請受撥隸效用其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于淮南兩路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

論淮甸劄子

某竊見朝廷博詢籌策欲以經理淮甸爲守禦之計此最自治之先也似聞諸將之議有欲移廬州于舒州和州于西關光濠安豐于橫澗而列城柵于淮上者有謂移併州郡未蒙永遠之利先受目前之擾姑以山寨扼險屯兵聚糧以備緩急者雖侍從臺諫方議其事下位小官不當妄預然苟有所見幸今公道旣開安可輒避芻蕘之賤隱默不告惟鈞慈略其進越之罪而試詳焉某以爲前之說旣不可行而後之

說爲未盡。蓋前之說徒知以地爲險者也。廬州地雖平坦。昔劉仁贍蓋嘗守壽州矣。王師有不能下。卽今廬之壽州縣是也。廬州不移于壽春縣。而移于舒州。是退避之謀也。和州之有東西關。北控扼之地也。至于橫澗等處。雖有險阻。皆非可爲州郡之所。又況敵方遣使議和。兩淮流亡。次第歸業。一旦驟移數州于內地。人心豈不動搖。且諸將尙以京東河北招討爲名。而吾之措置若此。何以慰中原之望哉。此所謂不可行也。中原未得。則淮甸吾之藩籬也。淮甸不固。大江豈可備禦。今若寂然無所經畫。聽州郡之自爲。恃山寨水寨。以爲退保之策。且雖列柵置戍。不過二百人。騎不過三十匹。而無大兵以爲重鎮。緩急有警。則糜潰奔駭。猶前日矣。然則今日之策。當議重兵于淮上。而列柵置戍。以爲營田。州郡略其名而務其實。則猶可哉。何謂重兵。紹興之初。一軍駐楚州。一軍駐和州。一軍駐廬州。角立相應。北人亦莫之敢犯。自和好之興。不許駐兵淮上。故移江左。令諸將聚于宴安者二十年。惟知江左屯駐之便。未有肯過江而戍者。朝廷安可不爲之計哉。若徒以一二千人分屯淮上。而大軍止駐建康。鎮江。則淮甸未見其可保也。何謂置戍以爲營田。夫營田之不可爲者。諸將不欲耳。若使諸將于營田。每擇人遣之。如耕其私田。則營田之效久矣。軍興以來。一二大將置莊于淮甸。動至數萬石。所耕皆荒田。所用皆軍人也。而國家獨不可哉。今若募人雜軍士以爲營田。而擇軍中所汰。使臣可委者領之。卽其地以爲堡柵。籍其丁以爲弓箭手。命所掌使臣以爲知城寨官。則淮南之地。不日可盡耕也。何謂州郡略其名。蓋淮南州郡有不若江左一縣者多矣。人民未集。財賦未充。命一太守。則必有供給之奉。公帑之須。招兵置吏之穴。所費多矣。且又難得資

序相當之人。豈若姑以倚郭知縣兼軍使而守之。而併省其外縣。擇京官選人可用者。不次而用。則名廢而實舉矣。凡此三說。某所臆斷。恐無以裨廟謨之萬一。恭惟鈞造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敵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民兵于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爲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礮石。踏弩放箭。便可守禦。蓋敵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口。定是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方。便至失事。

一敵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能得奠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尙有大軍多少。并成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敵已乏糧。養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木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會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敕諸將。皆以國事爲念。同心勦力。出奇奮擊。但痛敗得一二陣。使彼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便退軍保江。敵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熟、江陰相對矣。沿江綱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爲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略。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敵人迫江。又已旬餘。陰雨沍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住常程。雖欲外示閒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動軍心。儻車駕未順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

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椿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失之心。

一敵已垂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敕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彼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貴捷速。蓋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卻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略其糧道。擾其營壘。彼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原人心已離。所簽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合令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敵已渡淮。卽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祇備多日。恐難但已。卻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爲犄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敵人往年。嘗由此入。合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害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堠。如夾岡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爲警邏。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敵已逼眞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竝入斥堠。庶使四方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荆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堠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鋪使臣

徑具飛申。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洩漏。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誦之。前者詔檄未頒。已傳于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比見樞密行府已招效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輦轂之下。無賴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倡橫議。或于斜街暗巷。恣行剽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卻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

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方。夜巡覺察賊盜。并奸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會刦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于道路巡警。若有此類。竝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

上執政論千秋澗起夫劄子

某照對今月二十九日。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和州開千秋澗。依白劄子內事理。江東轉運司于建康府太平州。火急應副人夫。開掘河道。插壩等用。元約係二十萬工。江東與淮西轉運司分認各十萬工。每日差夫二千人。每路各合日差千人。又奉聖旨。令逐旋興工措置。不得張皇。除已下建康府太平

州并會間和州興工次第外訪聞千秋澗有古溝遂開修若成足以保聚糧食外固大江實爲要地惟是有逐旋興工不得張皇一節恐負使令不敢隱默更合取自指揮竊詳白劄子所獻利便正爲自澧湖水際開挑千秋澗至石塘下接黃水蕩乃更斷歲豐橋卽有重水爲阻又云乘此湖塘無水興工入役卽是現今秋冬之際湖塘已自無水就使火急興工以爲防秋之計開掘得成無水爲阻未必可恃況收刈是時遽起夫役每州日五百人十日一替亦須一百日方得湊成十萬工數每番差官沿路部押地頭董役往來宿食沿江便應騷動深慮無緣不至張皇欲望鈞慈更賜詳酌敷奏若止欲逐旋興工謂宜就委本州和雇人夫日役千人減省工料漸次開掘依舊總領所應副錢米不至更起兩路人夫張皇事勢如蒙灼見所陳湖塘已是水涸開掘得成其利亦在來年春夏始可瀦水捍禦卽乞更待冬深收成之後農夫少隙次第興工公私爲使伏見太宗朝何承矩在滄州建議開塘泊係以水田爲名而命承矩爲沿邊屯田使故塘成而敵始覺今若避張皇之患卽望朝廷將上件事理密付守臣監司知悉而委官逐一相度措置別降指揮只以開通漕運爲名庶得穩當某人微位下特以職事所及僭越申稟或芻蕘之議萬一可採豈勝厚幸干冒威嚴某下情惶懼之至

與執政論千秋澗事宜劄子

某竊以初冬戒序恭想某官光輔聖神天人攸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被命與撫諭同司淮西水利愚懵不肖猥荷使令敢不罄竭雖諸司定議事已具聞而其間瑣細有不能盡者無由面稟竊計鈞慈亦欲

詳見故列之別紙。以俟採擇。此區區芻蕘之志。而況于叨奉旨意乎。某數日走和州境內。究觀淮西地利。得其大略。蓋昭關以北。大路駢來。所謂關者。有其名爾。關傍之路。實自若也。稍依丘陵。聚重兵爲營寨。以與敵拒。使彼不敢越而南。策之上也。此地不能遏。直抵千秋澗。則吾之氣亦奪矣。而千秋澗者。豈不可攻之地哉。特愈于無爾。若以都統制劉源之說。欲姑以千秋澗內爲家。計寨而力戰于前。則庶幾焉。其地接澧湖者。猶險。下數里則無險矣。但當以水爲阻也。水至窮冬。未知深淺如何。又所險者。非閩蜀高山峻嶺之比。坡陀岡阜。淮南之險。不過如此爾。而城築之崇。僅能如往歲瓜洲之壘。須厚爲兵屯。然後可固也。然和州現興者三役。未興者一役。千秋澗一也。姥下河二也。韋游溝三也。日役數千人。惟千秋澗成。粗可控扼。姥下河所開沙夾。欲使居民保聚其上。彼已破州城。而至江岸。豈限一河而不能寨。然舟行可以不由采石山下。此前日太平守紛紛謂其恐奪采石之說者也。或謂江流北岸可急。而南岸迂緩。亦在商賈自擇之耳。韋游溝者。可灌漑以爲民田。非可以保江也。此外未興之役。號清溪澗。其工浩大。不宜遽舉。就使得成。我萬有一失。彼得自巢湖口引舟而來。麻澧二湖水寨便破。徑薄城下矣。雖有千秋戌。何所用之。此事皆以告胡昉。當亦自止。然昉之意。實有可嘉。士大夫選懷而不肯任事已久。而昉能慨然奮勵。又其賦役均平。年豐穀米狼戾。民戶雖勞。莫不服從。間有過節。在朝廷酌而任之也。某仰恃愛眷。敢私布之。幸賜容察。向寒。更乞上體注倚。珍護寢甕。倚俟端拜。下情不勝馳頌。

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選任將帥。簡練軍實。爲計甚悉。惟是旬日傳聞。聲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爲憂。雖廟謀深祕。非中外所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質之輿論。謂宜卽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事。然後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爲朝廷不欲先露失和之旨。若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安何。然前日旣遣訖使。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繼而止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已成矣。况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爲無迹。而獨于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侵犯吾圉。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爲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己和戎。所以惠安海內。而彼旣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夫復何害。異時六飛果遂順動。始別爲督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遷延。致其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仰恃門下一日之眷。用私布于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白而行之。天下幸甚。

上周侍御劄子

某伏觀正月二十五日聖旨。以福建六州地震。令本路帥臣監司。條具民間利病。措置寬恤事件。疾速聞奏。有以見主上勤恤民隱。祇畏天戒。欲海嶠之民安于田里。德至渥也。如聞本路僅以瑣尾數事應詔。曾

未副聖主焦勞之意。某嘗仕于閩。見其民之貧者。莫甚于上四州。其爲害者。莫若二事。一曰鈔鹽錢。二曰上供銀。是二者。無歲不有訴訟。省部陰知其說。監司明覩其患。以經費所在爲不可去。曾不知其弊亦有可去者焉。請試陳之。所謂鈔鹽錢者。景祐元年。纔十萬貫也。元豐二年。始增六萬貫。然三分之二。則容人入納于權貨務而興販者也。一分則漕司般賣。以充上四州歲計者也。自紹興三年。住罷客鈔。漕司認錢十五萬貫。欲專其利。則州縣向來一分歲計。自合從本司抱認。不可暗增一分于鈔鹽之內。而使州縣別添歲計也。既不逐綱取撥。又不論奏豁除。乃接續增添至三十萬貫。州縣大困輸納。後因提刑吳遠申請。僅減八萬貫。今猶二十二萬貫也。四州之地。從橫千里。運鹽之數無窮。而食鹽之家有限。上司期會急于星火。州縣不得已。往往隨產錢科于平民。下戶科于耆保。議者徒知賣鹽違法。不知勢當如此也。所謂上供銀者。祖宗以來。福建有歲額錢二十萬貫。熙寧二年。始令買銀。時價低小。一貫止得一兩。故爲銀二十萬兩。其後銀價雖增。而銀額不減。蔡京修崇寧上供格。遂定爲福建路上供銀。建炎初。宣諭朱廙嘗指言之。州縣猶有餘錢。陪貼收買。以及二十萬兩之數。近年科名日增。銀價日倍。州縣不復有餘矣。故下四州之銀。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銀。取于民戶。其取于僧寺者。不過削其徒之食。猶未甚害。取于民戶者。則以鹽折之。而僅償其半價。拘催督迫。銖兩畢輸。器物釵珥。雜然竝陳。受納之際。惻然可哀。議者徒知買銀違法。不知勢亦當如此也。紹興三十年。轉運副使王時升。始見鈔鹽之弊。乃獻本司錢三十萬緡。以補州縣三十五年以後積欠鈔鹽錢。近者轉運判官王淪。陳彌作等。始見上供銀之弊。又獻本司錢二十七萬餘緡。

以代上四州今歲上供銀使不得科斂爲監司者用心亦可嘉矣然止是暫寬州縣目前之急不能爲一路永遠之利今欲爲一路永遠之利者莫若以鈔鹽錢俾漕司歲認其半其餘責之州縣則于朝廷經費初無所損而州縣實受其賜也或謂若使漕司歲認恐不能辦曾不知福建漕司自罷鈔鹽而運綱所得增鹽之利甚多又有米麥他色科名之入前者興造不絕妄用百出衆所共知時升輩自三十年十一月至今今年二月實及三年所獻通計五十七萬餘緡是每歲可餘十九萬緡矣鈔鹽三之一不過七萬三千緡上供銀之半不過十二萬緡正可了辦如漕司果不肯認則乞委之他司或專命一官俾稽考覈實本路財賦出入之數不務收其羨餘惟在必行去此二弊然後稍減州縣鹽綱令逐綱取撥鈔鹽錢以時出賣不得科賣于民今州縣上供銀以常年所給之半并今年漕司所認之半足可盡還其價而不得科買于民宿弊頓除財用亦足易咨怨爲歡謠革厚斂爲寬政和氣洋溢豈不消變異于遠方哉恭以待御嘗持節于彼則一路之費所宜動心可以言而無疑而某言之則似有嫌是以不若告諸左右伏惟幸察

措置武臣關陞劄子

臣竊以文武兩遷皆有關陞之法文臣則皆用考第舉主自初官而陞令錄自知縣而陞通判自通判而陞知州其法甚嚴武臣則惟有關陞親民一節其法頗異故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止用兩任四年餘人皆用兩任六年雖有考第之差而無舉主之限惟進納人用七考有監司知州通判三員奏舉始

務任數皆得關陞。固異于祖宗之法矣。臣聞祖宗最重武臣。親民資序必歷親民。始得擢用。與文臣改官親民事體略等。況今聖神臨御。外則用爲提刑郡守。內則增置閣門舍人。同于觀閣。小則通注知縣。縣尉。俾歷民事。則武臣關陞之法。亦宜稍同文臣。以明陞下文武竝用之意也。淳熙初。臣僚有請。武臣亦用舉主四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又有親民關陞正副將。而正副將關陞小郡州鈐轄。路分副都監之目。其格太繁。故不可行。臣前歲十月。亦嘗論此。是時特蒙陛下開納。後來未見別有施行。臣愚以謂政貴簡嚴而易舉。法貴輕重之適宜。夫欲使武臣盡如文臣。必用奏舉。逐任關改。則舉主誠不易得。莫若止循舊法。而附益之。使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用兩任四考。而不用舉主。自餘皆須六考。內有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職事并官屬。合立定色目。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文臣關陞通判。亦用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親民。內有戰功者。免用舉主。雖如宗室已有釐務窠闕。歸正歸朝之人。亦有釐務期限。一等行之。似亦未害。惟進納之官。則仍舊法。蓋武臣轉至武翼郎以上。入仕三十年。兩遇大禮。既關陞者。便許奏薦。恩例匪薄。而舉主所以保任其終身。監司所以廉察其能否。若州縣諸司官屬差遣。皆有職掌。可試以事。異時人材更練。必有副陛下之用。益可觀矣。事若甚微。法意有在。惟聖旨念焉。取進止。

看詳文武格法劄子係趙思申請同留正看詳。

臣等准尙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臣竊惟文武竝用。長久之術。古者卿士之官。而命以統六師之職。元帥之謀。而取其敦詩書之義。近日朝廷用人。蓋得諸此。然而州郡之間。人才之用。容有未盡。用人